

红妍文丛

倾心细语

QINGXINXIYU

金果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作者简介

金果。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女，为人姐妹为人友。曾是拖拉机手、工人、农民、教师。现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务员。生活经历深深浅浅，阅过角色重重，人生种种。但，心灵始终真诚地感受光明和黑暗、温暖和寒冷。嗜好舞文弄墨，却无意成作家，常常被善良和真诚所感动，时不时为美好而喝彩。

— 序 —

热 爱

○ 李绍华

朋友金果的文集《倾心细语》要出版了，嘱我写一篇序言。作序本是名家的事，我自忖才疏学浅，既无虚名，更惶论“成家”了，所以备感诚恐。但朋友盛情，实难推却。故勉而为之。不敢言序，姑且算是我的一些感想吧。

我的朋友当中，喜欢舞文弄墨的不少，但金果是较勤奋的一位。她的勤奋源自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她的这种热爱是真心的、非功利的，这在当今趋利性很强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更显出其可贵和纯真来。记得有一次，我们应一位文友邀请，去北流的大容山“寻找创作的灵感”，可长途跋涉之后，大伙都感到非常疲劳，在山上颇具田园情调的小木屋一住下，我们几个“懒虫”都当南柯太守，做黄梁梦去了。可次日早晨起来，金果却给我们捧出一首湿漉漉的带着大容山清氛的诗歌来了。看着她通红的双眼，我们的情感便复杂起来：有几许的敬意，也有几许怜惜，更有几许惭愧。

作为一名工商干部，金果的许多作品都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关。她用自己的一支纤笔，描绘了工商战线许多生动的人和事，揭示了他们的工作、生活和丰富的情感世界。当然，金果的视野是广阔的，这从这个集子的其他作品可以得到验证。金果热爱文学，对诸多的文学体裁都有涉猎，这个文集不是她作品的全部，但里面包含了小说、散文、随笔等等。她的诗歌也写得颇有灵气，可惜

没有收入到这个集子里。

金果用女性的细腻敏锐去感受世界,用女性的纯真痴情去拥抱世界。她的作品透出一种女性细致的情韵来。《再续前缘》表现的是一位中年女性的内心情怀,《你不能改变我》演绎的则是青春女子的事迹和感情追求。不过,金果更多的作品还是她自我生活情感流露,《家有女儿未成年》、《到远处去放生》、《两种母爱的彼岸》、《如果有来生》等体现母亲对女儿的关爱;《短发,我经不住你的诱惑》、《长相依只因长相爱》、《丈夫是个摄影“发烧友”》等体现的是夫妻情爱;《无悔的选择》、《父亲“出嫁”》、《婆婆来自乡村》等体现的是父女、婆媳之间的情感和沟通……总之,这个集子,可以说给我们展现了一位平凡普通女性的心路里程,体现的是她对生活的关注和热爱。

在文章的形式上,金果的文笔是细腻的,体现出女性文学的共同特点。她的感受细致、描写入微如生、构思也比较缜密。这尤其体现在她的微型小说创作上,像集子所收的《内疚》等,是很能见出作者的匠心的。

每一个女性的心中都有一份浪漫,这种浪漫就像莫泊桑小说《项链》里的主人公玛蒂尔德的梦想一样,幸福、美丽而优雅;像嫦娥奔月一样纯洁而孤清。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比男性更具有诗人的气质。金果的心灵是浪漫的,这种浪漫有女性的共性,但又有自己的个性,那就是她对生活的天真的热爱。她并不是看不见生活中的阴暗面,只不过她不愿意让这些阴暗去笼罩自己的生活。黑子不能遮蔽太阳的光辉,如果心情愉快,雨天也能看见阳光。当然,金果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有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有一个不坏的工作,但这些并不是感谢生活热爱生活的惟一理由,她真正需要的是一颗宽容、知足、豁达的心。所以,金果的作品是亮色的,充满平和的都市情调。不信,读者朋友可以看看像《结婚纪念,我俩游月球》这样的文章,你会感受到她浪漫而热爱生活的心。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文章本身的评价是见仁见智的,不可一概而论。金果的这个集子,既是作者的心路里程,也是她的写作里程。我想,文章首要的是内容,表现的是作者的情志,情志既真,文章就平添了许多感人的东西。当然文章的得失,最终是要读者朋友来评说的,我就不再赘述了

最后,作为朋友,我衷心地祝贺这个集子的付梓出版,也祝金果在未来的创作中,给我们更丰硕的成果,更美的情思。

目 录



序 热爱

小说

伯乐之心	(1)
奇特的被告者	(11)
瞧这些婶子	(14)
母女俩	(16)
罪犯的母亲	(19)
会变的毛线裤	(22)
初会岳母娘	(26)
榕树下	(30)
暴风雨之夜	(33)
心,莫跳	(36)
故乡的请柬	(43)
你不能改变我	(53)
再续前缘	(66)

内疚	(86)
清溪村的早晨	(88)
遇	(92)
礼物	(95)
钟二叔上城	(97)
挣扎的灵魂	(108)

散文

短发,我经不住你的诱惑	(138)
没有车的日子	(140)
结婚纪念,我俩游月球	(142)
你永远拥有节日的快乐	(144)
父亲“出嫁”	(146)
表叔被告	(149)
我家的打工妹	(152)
遭遇车祸	(154)
如果有来生	(158)
英雄的本色	(163)
乱穿衣服的季节	(168)
婆婆来自乡村	(170)
到远处去放生	(173)
傣家做客好开心	(176)
车之变奏曲	(179)
代沟易平	(181)

目 录



无悔的选择	(183)
男人,请真情握住你的“左手”	(187)
难忘九寨沟	(190)
Call机里的人生	(193)
两种母爱的彼岸	(195)
渴望入会	(197)
家有女儿未成年	(199)
纯真的感情	(201)
新时尚的感受	(205)
久违的红豆	(209)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214)
榕树、绣球、刘三姐	(216)
名剧的魅力	(219)
温馨语气让人欢	(221)
吸烟人的修养	(223)
人生的秋季	(226)
寻找达坂城的姑娘	(228)

飘逸的情思	(232)
丈夫是个摄影“发烧友”	(240)
没有人重视“男人节”	(245)
长相依只因长相爱	(249)
童年往事	(253)
有朋友不想结婚	(266)
文明需要宽容的心胸	(273)
信用	(278)
梦遇初恋人	(282)
梦圆时分	(285)
我不想打牌	(289)
又到大海边	(292)
有空翻翻旧照片	(296)
记忆中的花季	(299)

代后记 朋友的话



伯乐之心

他突然望着我，但脸上的神色并没有因我的冷漠而显得有丝毫的变化，他的目光是温和的。他轻轻地走到我的旁边，我几乎能闻到他那男子汉特有的气息。



“秋萍。”下班路过厂办公室，吴彬在二楼的阳台上弓着腰，叫住了我，便转身冲下楼。

他是厂里的团支部书记，人长得挺不错，中等身材，五官端正，白白的肤色，给人一种书生意气、文质彬彬的感觉。我进厂不久，给厂团委黑板报写了一篇散文稿，他便找上了门。这个鬼厂，写稿子的人少得可怜，这位年轻的黑板报主编便抓住我不放，经常找我与她一起讨论问题。他常常从团委的黑板报说到他的习作，从潘晓说到张海迪，从托尔斯泰说到王蒙的意识流，有的时候他竟眉飞色舞地说起罗西、佐夫、郎平、穆铁柱。说真的，他真的活泼多才，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音乐爱好，不像那些呆头呆脑的笨蛋。和他在一起，总觉得时间过得那样快。

“秋萍。”他很快与我并行。“你猜，我要对你说些什么？”他说得很兴奋，话音里还夹着喘气声。

“你吗？”我笑着说：“总不会不说黑板报啦，今天星期四的团





活动啦，你写作有什么新构思啦，或者，中日美女排大赛又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啦……”

“哟嗬！”他打断了我的一连串“啦”。“你的特异功能跑到哪去了？叫大西洋的波涛吞了吧？”他眼睛闪了闪，得意地笑了，眼眉舞得仿佛要飞到头发上去了。

“那我认输了。”我也笑着转向他，等着他要说的什么好消息。

“是这样。”他止住了笑，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说：“厂幼儿园决定增加一班识字班，急需在青年团员中选一个幼师。我想，你最合适不过了，便向厂妇委会提了你的名字。只要厂党委批准，你下个星期就可以到幼儿园上班了。”他一边说，一边注意着我脸上的每一丝微小的表情，那双眼睛里贮藏着一种深不可测的神情。

“真的？”我瞪大了眼睛，这突然而来的消息实在太好了，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难道还会有假吗？”

“那我太高兴了。”

他看到我欣喜若狂的样子，笑了笑：“你别以为孩子王很好当，要知道……”

“得了，得了。”看他欲做一番政治思想工作的样子，我赶忙说：“你准会说，这工作意义重大啦，培养祖国花朵啦，解除工人后顾之忧之啦，别给我灌水了。有了兴趣，什么都能做好的。”

“先别烧起一盆旺火，现在还未最后决定呢。我先跟你打个招呼，让你有个思想准备。”他说完，我们正好到了他住的那栋楼。

我目送他上了楼，走进了宿舍，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滋滋的，太感谢他了。幼师，这个幼苗灵魂工程师，多么崇高而又令我向往的职业啊！我能到那里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真是太好了。

食堂里，热气腾腾，饭菜飘香。我贪婪地吸着那一股诱人的香味，肚子里咕咕地直叫，不知为什么，食欲倍增。

“要四两饭，两个菜。”我把饭碗往窗口一递。

胖胖的师傅从窗口探出戴着白炊事帽的脑袋，嘴巴张得大大的，使劲地瞪大那一双快要眯成线的眼睛，挤出惊奇的目光。

“五两。”我的咽喉快要伸出手了。

“哟，今天是什么日子？开食戒啦？你们姑娘不是要节食减肥吗？”师傅那已经超了负荷的腮肉在抖动着，一边说，一边给我打饭。

在我后面打饭的姑娘几乎都用一种惊奇的眼光望着我，似乎我就是美国那个大吃冠军“七把叉”。其实，这有什么，我只不过要了比平时多一点的饭量罢了。

“小梅，你好！”中午，我一踏进车间，就高兴地与小梅打招呼。

“嗨！还好呢？我们这些‘墩桩’的，又没有福气跳出这个辛苦的车间。”小梅说着，那张圆圆的脸却没有朝着我，而是转向一边，似乎在和另外的工友搭话。

“你们说做幼师好吗？”我像平时一样，坐在我的位子，扎上了围裙，然后和对面的几个工友拉话。

报以我的却是挤眉撇嘴。她们装作没听见。

“小梅，你说呢？”我的精神还处于兴奋状态，并没有介意这一切。我把眼光投向小梅，她是我的好朋友。

“有什么不好，可惜我没有这种福气！”小梅的嗓音大得很，整个车间的人都听得到，大伙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了。

几个姑娘好像被谁搔着腋窝似的，那古怪的笑声似乎含有某种嘲笑的成分。

“这要什么福气的？”我脸一红，冲着小梅来了一句。

“没有福气，能当上官太太？！”可以听到小梅从鼻孔里哼出了粗气。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心一震，莫名其妙地望着小梅。想不到她会这样冲撞我。

“就是这么个意思。”小梅向我投来不屑一顾的眼光，不做声





了。但工友们还在我背后吱吱喳喳地议论着什么。

我的心难受极了。整个下午,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难言的孤独包围着我。我刚来厂就业才两个月,做事循规蹈矩,平时与工友们有说有笑,可不知今天怎么了?

吃过晚饭,我破例没有拉心爱的小提琴,无心进阅览室,球场那边的吆喝声更使我烦恼,也不想看到楼前那一堆堆围着棋阵的人,我拐进了宿舍区一条偏僻的小巷。

这几栋矮小的平房,前几天我才知道它叫“贫民窟”。当然不是像香港那些摩天大楼后面的木板草棚,然而它在生活区那一幢幢楼房丛中确实显得简陋了些。我踏着潮湿的地面,心里闷闷不乐。

“喂!你吃了闷药啦?”

我抬头寻声望去,只见冯师傅坐在门前,她一边洗衣服一边对我笑。我早就知道她住在这平房里。别看她已三十五岁了,但依稀可以看到她当年风姿绰约的姣美。

“过来,这里有凳。”冯师傅用下巴努努在她身边的小凳。

我二话没说,走过去一屁股坐下。

“你今天编级的质量不及格,知道吗?”

“知道,可我……”我该说什么呢?人在心烦意乱的心境中,工作往往会出错的。

“看你愁眉苦脸的,欠了谁的钱了?!”整整一个下午没人和我说话,此刻,我觉得冯师傅骂人的语气也是非常和蔼的,听起来让人感到亲切。

“冯师傅,不知为什么,工友们说我做官太太。”我嗫嚅了很久,终于红着脸,向她诉说了我的苦衷。

冯师傅望着我痛苦而又迷惑不解的脸庞,便问我:“你说,吴彬对你是否那个了?”

“哪个什么了？”

“爱呀！”冯师傅的眼光刺得我脸上火辣辣的。

“你说什么？”我感到震惊。“吴彬爱上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交往仅仅是……”

“工友们都晓得吴彬早就看上你了。”

“不，这不可能。”我极力为自己辩护。

“你嘛！”冯师傅使劲地搓着衣服，脚盆里的水“泼拖泼拖”地响。“他没有看上你，绝对不会让你到幼儿园做幼师的。你刚来不久，怎么会知道厂里的情况呢？”她放下手中的衣服甩手上的肥皂泡，像甩掉一肚子牢骚似的。“你没看到么？厂广播员是副厂长的儿媳，打字员是书记的儿媳，还有收发室、机务室等，都是领导的什么亲属占着，都是以定亲来换取这种工作的。幼儿园那里，这么轻松的工作，你不与大小官员沾亲带故，会让你去吗？尽管你有再大的才能。”冯师傅说着，抓起一件衣服拼命地搓，肥皂泡四处飞溅，似乎在向谁发泄着什么。“哼，我可不愿做这些牺牲品呢！要不，我早就住上那边了。”她的眼睛乜斜对面那座干部大楼。“我觉得还是住在这‘贫民窟’干净。”

我越听越觉得心中烦闷，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难怪工友们突然对我疏远了，就像我已变成特殊人物一样。

顿时，我心中油然产生一种姑娘特有的敏感：吴彬对我这么热情是有目的的。我想起那天早晨他手把手纠正我举哑铃的动作；我想起了在阅览室里，他挨近我身边给我介绍一篇张海迪日记；我想起了那次他登门来借我的小提琴……哦，现在我想起来，他每每都是含情脉脉的，更无疑地证实冯师傅的话是真的。说实话，吴彬确实好，我确实喜欢接近他，但如果我能做上幼师是用婚姻来换取的话，吴彬选我做幼师也是为那个动机的话，我八辈子也不干。如果哪一个姑娘牺牲爱情来换取轻松的职业，我也会瞧不起她的。





我告别了冯师傅，气冲冲地向吴彬的房间走去。

“是你呀！秋萍。快进来，坐，坐。”也许我是第一次到他那里做客，他显得非常热情，让我坐在沙发上，还冲了一杯茶。

“我想求你一件事。”我冷冷地注视着他房间的陈设，对那杯茶瞧也不瞧。

“别说求你求我的。”他在另一张沙发坐下，“你做幼师的事我将尽最大的努力。厂委会里有些同志意见不一，相信很快就会统一意见的。”

“谢谢你，可我……”我站起来，双眼愣愣地瞧着窗外西下的夕阳，双手反复的绞着手绢，不知该如何说才好。

“有什么好谢的呢，放着像你这样有才能的人不用，实在太可惜了。”

“我是想说，我不做幼师了。”

他突然望着我，但脸上的神色并没有因我的冷漠而显得有丝毫的变化，他的目光是温和的。他轻轻地走到我的旁边，我几乎能闻到他那男子汉特有的气息。“秋萍，为什么又变卦了呢？把那些思想负担放下来吧，我知道你生长在一个教师家庭，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性格活泼，也爱唱爱跳，你做幼师是最合适不过了。”他的语气就像一个哥哥在劝说自己执拗的妹妹去做一件有益的事。

“是合适，可我不会干，真的。”我该说些什么呢？难道我说我不愿意做一个世俗的俘虏吗？我不想撕破他的脸皮，也不愿意自己在他面前失态。

“你不觉得你说的是很违心的吗？你应该知道自己的潜在能力。两个月前你还是个代课教师，你懂得儿童的心理。”他说着，站起来走到桌前，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苗苗》。“看，儿童文学刊物都刊登你的作品了，这篇不是你写的吗？”他翻到我写的那篇小说《冬冬和辛辛》。“你有这样的才能，难道不愿去发挥吗？做幼儿工作并不是轻松的事，但我深信你会把它做好。再说你能与孩子们

在一起，一定能进一步理解童心，得到更多生活素材，挖掘更多更好的东西，你说对吗？”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激动，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严肃、认真。无可否认，他说的是对的。我突然想起，去年我在家待业时，那个校长为了让我成为他的儿媳，也是用同样的口气动员我做代课教师，不同的是，换了几个词儿罢了。他一定也是怀着与校长同样的心情。我再也不愿在那里久呆了，这里的空气浑浊得很。我向前走了几步，回过头说：

“我真的不想做幼师了，你把我的名字换了别人吧。我走了。”

“你……好吧！慢走。”他似乎有点生气地瞥我一眼，放下手中的书，送我出门：“有时间请来玩，啊！”

再来玩，什么意思？我刚进厂才两个月，想不到他对我的一切情况竟了如指掌。家庭、性格、爱好，莫非他……对了，据说一些痴情郎最会打听姑娘的消息，他无疑是那种人了。

我躺在床上，很久合不上眼。是的，我也相信自己的潜在能力，我定能做好幼师。然而一个梦寐以求的，而且有本领去做好的工作，却要用婚姻来换取，多么荒唐，多么可耻！

真想不到，星期六下午，生产股就发来通知，要我下星期一就到幼儿园上班。我手捏通知书，只觉得脑袋像被谁重重地击了一棒，迷迷糊糊的像刚从一个恶梦中醒过来。

我气冲冲地跑去政工股，准备辞职。打字员从一个门口里探出个头，眨眨眼惺忪的眼睛，笑着想对我说什么。我长辫子一甩，啐了一口。

“啪”！政工股的门被我推开了，里面十几个人像触了电一样，突然都抬起头来，好奇的、不屑的、蔑视的眼光一下子集中在我的身上。我看见政工股长不在，一转身就冲了出去。

“这个是……”

“这就是吴彬极力推荐到幼儿园的那个呀！”





“哦，她就是……”

“模样长得挺不错嘛！”

“难怪争起来。”

“……”

“呸！”简直是一群小市民。我用力把楼板踏得咚咚响，以此来抗议他们对我的议论。

“秋萍，恭喜你。”厂广播员挺着大肚子从我对面走来。她那破锣似的声音难听极了，她要不是副厂长的儿媳，我看她一辈子也当不上广播员。

“秋萍，为了你到幼儿园的事，吴彬出了许多力，还与政工股长顶起嘴来呢。嘻嘻，这回可好了，不用在编级车间做个‘端盘子的姑娘’了吧。”

“好什么？你懂个屁！”我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大的火气，恨恨地向她投出鄙夷不屑的一瞥，心里活像吞了一只绿头苍蝇。

我不知自己是怎样穿过正在议论纷纷的人群，躲过像观看怪异动物似的目光跑回宿舍的。

“秋萍。”有人敲门，是吴彬的声音。那甜蜜蜜的声音，不，那是狼外婆的声音，他仿佛在等待着我报恩，似一个温顺的情人，扑向他怀里。我气得浑身上下打着哆嗦，拿起一根木棍，“啪”地顶着门，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嘀嗒嘀嗒”地掉下来。

“嗨！关门闭户的，有啥用？外边的风照样吹，你拦得住？”瞧他，说得多轻松，真不要脸！想造成既成事实。

“你滚！滚！”我哽咽着，却又不想让他听到哭声，那是软弱的表示。

“滚？那是一定的，哪有一个小伙子老是守在姑娘的窗下的。不过，我有些话要说，说完就滚。你别哭了，听我说吧。后天，你要到县幼儿园进修，时间一个月，天快冷了，你要带上衣服……”

瞧，装什么亲切关怀，去你的吧！